张维为：西方争辩“文明型国家”

张维为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2-09-27[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9771&idx=1&sn=3e51d52e3efe0f21370679635bcdc862&chksm=8bb01e0abcc7971cc88f0fa8712718d361f3c5b991562a12cad3fc585ed845f8fec133efef30&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153) 发表于

收录于合集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2020年8月6日，英国记者作家路西诺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开篇这样写道：一个幽灵，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幽灵，正在自由主义西方徘徊。随着美国政治力量的减弱和道德权威的崩溃，欧亚大陆崛起的挑战者采用“文明型国家”模式，以区别于日益瘫痪的西方自由主义秩序。作者还引用我的话说：中国学者张维为审视着衰落的西方，冷静地指出：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通过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

同年1月2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指出：“文明型国家”今天成了时髦的概念，中国学者宣布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型国家”，而不是那种已经过时的19世纪的“民族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跟着中国宣布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的特质使它免于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解体。印度正在争论自己是否是“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的“候选国”还包括土耳其、美国，甚至欧盟等等，这个名单还在扩大。

**“文明型国家”对**

**西方“民族国家”观念**

**是一种“范式解构”**

“文明型国家”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比较强势的中国话语，它对西方“民族国家”观念是一种“范式解构”。我在《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这样论述，我说：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文明型国家”，我们倒是可以回头来看看西方的观念，看看西方所谓的由传统的“文明国家”进入“民族国家”才能成为“现代国家”这种西方观念的局限性和破坏性：这种观念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国家不停地分裂，越分越小，每次分裂都会造成许多流血冲突。且不提历史上出现过的数百年的厮杀，就是过去数十年中发生的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今天印度内部的纷乱不断的情况，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偏执性。

我当时还这样说，欧盟推动欧洲国家的整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型国家”的一种尝试。换言之，我们从一种比西方“民族国家”更高的国家形态来审视西方国家，对他们的困境表示同情，我说，“欧洲整合谈何容易，毕竟欧洲已经分裂了上千年。欧洲整合也已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但其整体实力还是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欧洲国家无法真正联合起来，欧洲总体衰退的命运将难以扭转，所以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感到自豪”。

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也发现西方自己的理论和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些谈话中间流露出他对“文明型国家”的羡慕，毕竟他面对的是小国林立、互相争吵、一体化前途堪忧的欧洲。在2019年举行的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马克龙指出：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不仅是经济强国、如一些人所讲，他们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文明型国家”，他们确实扰乱了我们的国际秩序，影响着经济秩序，重塑着政治秩序。马克龙接着说“但他们比今天的欧洲人具有更多的政治灵感，他们有一套我们欧洲人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的真正的逻辑、哲学和想象力”。马克龙要求法国承担起复兴欧洲文明的使命，他显然希望欧盟最终能够成为一个文明共同体，甚至“文明型国家”，但这谈何容易！

**西方“普世价值”神话**

**正跌落神坛**

长期以来，西方全盘否定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拒绝不同文明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模式，蛮横地认为只有西方制度才代表人类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他们延续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传统，到处煽动“颜色革命”，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肆意发动战争，造成无数生灵涂炭和财富浩劫，引来全世界的人怨天怒。倒是美国当时的政治学者亨廷顿早在1996年他就说过这样的话，在充斥着种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上，西方强行地推行西方文明所坚持所谓“普世性”、“普世价值”，必然会走向帝国主义。

其实，西方推崇的“分而治之”模式在西方国家内部也造成了身份政治、权利绝对化、社会分裂等深层的危机，西方自由主义长期倡导的所谓“文化多元主义”已经破产：少数族裔和多数族裔之间，伊斯兰教教徒和基督教教徒之间，美国特朗普支持者和拜登支持者之间，同性恋者和反同性恋者之间，支持堕胎者和反对堕胎者之间，信教者、不信教者之间，矛盾重重，互不退让，激烈对抗。所以欧洲一位资深学者叫布鲁诺·马塞斯说，我们要坦率地承认，我们正在衰落，我们那些强大的对手们正从我们曾经打造的自由主义普遍性神话中，追溯到了我们失败的根源。

**对待“文明型国家”观念**

**西方态度两极分化**

西方国家内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文化战争”从没有停止过，西方自由派被我们不少中国人称之为“白左”，这个中国词汇已经进入了英文词典，一般指那些高喊“自由、人权、平等”的口号，出于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而显示关心移民、关心少数族裔、关心性别少数群体、关心环保等议题的这种群体，然而随着西方内部的移民危机、难民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加深，与“白左”对立的保守主义“白右”势力也在上升。“白右”的口号是“上帝、家庭、国家、民族”等等。西方选举政治的缺陷使然，“白左”与“白右”的矛盾变得日益恶化。这种局面导致不少西方人士呼吁，重构西方社会的共同的价值观，建设文明共同体，甚至文明型国家，从偏右翼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到中间派马克龙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这样的思路。

当然，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文化的偏见使然，西方很多人对于非西方世界兴起的“文明型国家”话语一直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比方说《金融时报》资深评论员拉赫曼就认为“文明型国家”是“文明例外论”，抨击它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危害。2019年3月4日，他在《金融时报》以《中国、印度与“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为题发文，认为“文明型国家”天然具有排他性，放弃“民族国家”而选择“文明型国家”将会造成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文明内部的倾轧。

**摒弃了“普世价值”的西方**

**是否还存在“西方文明”**

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西方今天放弃所谓的“普世价值”，转而回到自己的“文明”，但究竟有没有西方国家都能接受的所谓“西方文明”？有一点是肯定的，一般公认就是现在西方世界还没有“文明型国家”，当年的亨廷顿他的预测是同一文明内的一批国家和另一文明内的一批国家发生冲突，他没有预想到“一个现代国家等于一种文明”的“文明型国家”正在与西方世界发生某种冲突。所以克里斯托弗·科克指出，说“希腊人和十六世纪的欧洲人都不认为自己是‘西方人’，“西方”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孔德1848年的著作《西方共和国》 。这和我们3000多年前就有“宅兹中国”铭文的中华文明怎么能比？换言之，没有这种悠久原生态文明渊源的西方，仅仅靠所谓共同价值观或者共同政治价值观联系起来的西方文明，或者“政治文明”，面对基于自己原生态文明衍生发展出来的“文明型国家”，似乎显得更为脆弱，更为涣散，这在俄乌冲突中得到体现，俄罗斯国家和民众的凝聚力远远大于西方，这也在14亿中国人都追求国家统一这种强大意志和凝聚力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文明型国家”话语的崛起**

**产生哪些颠覆性影响**

也有西方学者指出，“文明型国家”话语不同于过去流行过的比较粗糙的民粹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它“吸引了世界上的各种非自由主义者”，并对西方左右两翼都产生影响：对于那些将自由资本主义等同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左派，包括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文明型国家”看起来更像“一种立足于本土文化的自我主张”；而对于那些将自由主义和过度自我放纵和移民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右派来说，“文明型国家”似乎又是一种“对抗文化堕落、坚定捍卫传统的守护者”。

2020年1月的时候，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它的欧洲栏目刊文，称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时代，21世纪将可能成为“文明型国家”的世纪。文章指出欧洲已经不得不放弃“普世主义”，放弃其向外输出的“普世价值”的布道者的角色。2021年，匈牙利学者埃盖迪发表了一篇研究“文明型国家”研究论文，表示我们需要认清现实，西方已别无选择，现在是时候宣称放弃“普世价值”，全力保护我们自己独特文化传承的时候了。看来“文明型国家”话语的崛起已经搅乱了西方自己的自由主义话语，某种程度上也颠覆了西方长期坚持的所谓“普世价值”话语，也使西方内部的“白左”、“白右”之间的“文化战争”更加复杂化。总之，我觉得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比较超脱地俯视西方内部的种种纷争，并从“文明型国家”的视角与他们分享一些既古老又现代的文明智慧。

好，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本节目播出于2022年09月26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